

浪花的旋律

■胡喜林 华山



插画：虞 鉴

情到深处

今年1月19日，杨松桃和文知林等西沙海战烈士的亲人，应海南省三沙市人民政府邀请来到琛航岛。

在50年前的西沙海战中，杨松桃的哥哥杨松林、文知林的哥哥文金云等18名官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杨松林和文金云被安葬在海南省三沙市琛航岛，分别被追记一等功和二等功。50年来，烈士的英魂化作一朵朵浪花，静静守护着这片“蔚蓝”。

海面上，战舰划过一道道碧波，一群群海鸥唤醒了宁静的清晨。

杨松桃手里拎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从故乡带来的苹果。一路上，她用手帕把篮子里的苹果擦了又擦。“哥哥，我来看你啦……”她走上前，多年的思念化作泪雨蒙蒙。

杨松桃的父亲杨涌沅，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杨涌沅常年在外工作，妻子早逝，家里只有杨松林和杨松桃兄妹俩相依为命。在杨松桃心中，哥哥就是她的避风港。

那时，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杨松桃清晨常饿着肚子去上学。后来，16岁的杨松桃去了一家工厂上班，每月可以拿到18元的工资。杨松桃至今记得，哥哥每次发工资，总会拿出8元给她，让她用来买早饭。

杨松林喜欢吃苹果，但他从不舍得买。杨松桃后来买了一个泥塑的小猪储钱罐，将早餐费省下来，一点点存进

去。她想，等攒够了钱，就可以给哥哥买苹果了。

后来，杨松林与同乡的文金云一起参军入伍，来到某扫雷舰服役。那时，杨松林每月都会给家里写信。他在信中向杨松桃承诺：“你如果考上初中，哥哥送你一支钢笔。”1974年，杨松林来信告诉杨松桃，说他春节可以回家探亲了。杨松桃高兴极了。除夕前，她将小猪储钱罐砸碎了，用攒下来的钱给杨松林买了几个苹果。

除夕那天，杨松桃没有等到哥哥回家。后来，杨松林的战友来到家里。他

们悲痛地说，杨松林牺牲了。在战斗前，面临退伍的杨松林和文金云，主动申请打完仗后再回家。战斗中，杨松林和文金云不幸牺牲。那天，是1974年1月19日，除夕还差2天。

杨松桃记得，哥哥的战友离开后，父亲出了趟门。晚上到家后，他把自己闷在屋里一个劲儿抽烟。第二天，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他去了趟杨松林以前上班的工厂，在工厂足球场遇见了杨松林以前踢球的队友，他们正在有说有笑地踢球。他在这群小伙子中看过去、看过去，心里空落落的。那一刻，杨松桃知



家庭秀

妈妈快施展你的魔法把我、姐姐和爸爸一同都拍进路上的夏天吧就像大树的影子一棵在树干一棵在树梢

李李志配文

定格

不久前，陆军某部一级上士朱宏桥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队探亲。图为孩子们和朱宏桥合影，妻子为他们拍下这幸福的瞬间。

宋凯琦摄

当我踏上那片热土

■董蓝琳

那年那时

父亲是一名有着30多年军龄的老兵，常年戍守在高原上。儿时，由于通信和交通不便，我见到父亲的机会屈指可数。他每次休假，我们父女间的关系刚刚有些亲近，他又该归队了。因此，我对父亲的记忆，既模糊又陌生。

那时，我总盼望着能去父亲守护的地方看看，走近他战斗的岗位，体验他的军营生活。随着我渐渐长大，这种内心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那年暑假，我和母亲踏上了前往父亲部队的旅途。当我真正走上高原，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高原反应猝不及防地袭来，我的胸口像压了块石头，呼吸困难，头痛欲裂，胃里也翻江倒海。父亲和战友们驻守的地方，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即便是在夏天，夜晚温度也很低。走在高原上，我只感觉每一步都很沉重，每一次呼吸都喘得厉害。

不久，我发烧了。父亲急忙请来军医，为我检查治疗。到了晚上，他工作结束后，就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听父亲讲着他在高原生活的点点滴滴，讲他在巡逻路上看到的美丽风景，讲他和战友如何与风雪抗争……我缓缓睁开眼睛，看着他斑白的两鬓和憔悴的面容，第一次感到与父亲这么亲近。

我身体恢复后，开启了“探索”之旅。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连队荣誉室，那里珍藏着许多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连队讲解员讲的战斗英雄司马义·买买提的事迹。当年，他与战友们执行任务途中，遭遇敌人突然袭击。为了掩护战友，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战友们抓住时机，奋起反击，终于歼灭敌人。正因为有他的英勇无畏、牺牲奉献，才保护了战友、赢得了胜利。那天，听完司马义·买买提的事迹，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先辈，这就是军人的英雄气概。

闲暇时候，我喜欢跟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们聊天。一位老班长与家人两地

分居，他盯着我说：“苦了你们这些军娃了”。给家人打电话，是他工作之余最幸福的事。不过，遇上紧急任务，他说不了几句话，就匆匆挂掉了。有时，他也会突然“消失”，好多天后才能给妻子打电话报平安。我曾问他，后不后悔守在这里？他却说，自己虽然想早点回去陪伴家人、孝敬父母，但心里舍不得这里，也离不开这片神圣的土地。从其他战友那里，我了解到，他性格倔强要强，和家人打电话从来都报喜不报忧，只说“好着呢，吃得饱，睡得香……”这些话似曾相识。我猛地想起，父亲也常常这样对我和母亲说，从不提起他的苦累。

我去过的地方，还有连队的“阳光大棚”，那里有高原上难得一见的绿色。父亲告诉我，因为进队海拔高，最初周边并没有绿色。探亲返回的战士们，从各自家乡带来的种子和绿植，都没有成活。直到一株白柳顽强地活了下来，他们才见到极为珍贵的绿色。后来，连队条件渐渐好转，官兵建起了“阳光大棚”，种出了蔬菜瓜果，还养活了一些鲜花。大棚成了官兵闲暇时最喜欢

去的地方。父亲说，绿色代表着生命，只要有了绿色，官兵就看到了希望，平添了坚守高原的精神动力。

探亲期间，父亲要带队巡逻，到一处哨所换防。我反复请求，在征得上级同意后，跟随队伍走了一段边防线。那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在山间穿梭、时隐时现。为了照顾我，父亲的战友们把军马让给了我。路上满是积雪，有的地方坡度很高，极难通行。大家走得特别小心，观察得十分仔细，像是在用脚步一寸一寸丈量着这片土地。

到达山顶时，我看到一座哨楼静静地屹立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蓝天的映衬下，鲜艳美丽。

父亲静静地望着远方，对我说：“孩子，你知道吗，这么多年，大家坚守在这里，为的就是绝不能把祖国的领土守小了、守失了。”父亲的语气平稳坚定。

哨所上方的天空，一片湛蓝。远处几朵白云，飘荡在半空中。风吹过我的脸庞，带着丝丝凉意。突然，一阵歌声从哨所中传来：“那么蓝的天，那么高的山……你在哪里，你在世界屋脊的屋脊。高寒无所谓，缺氧不在意，满腔豪情走天涯，一片丹心献祖国……”听着歌声，看着父亲宽厚的背影，我陷入了沉思。在那一刻，我真正读懂了父亲。

探亲后的第二年，我追寻父亲的足迹，考上了军校。离家前的那个晚上，我将父亲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囊中，心里默默地说：“爸爸，女儿和你一样，就要成为一名军人了。请您放心，我一定努力像您一样优秀。”

家人

父亲只上过4年学，可在村里人眼中是个“能人”。从我记事起，他就会修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等。谁家东西出了毛病，都要找他“鼓捣”。尽管都是无偿帮忙，他却乐此不疲、随叫随到。

父亲极爱钻研，经常看书到深夜。在我小时候，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科普书籍，照着书上的例子做实验，用马铃薯发电，用猪油做肥皂，买来漆包线做发电机……那时，家里还没有通电。他在树上绑了一根长长的木杆，把自己做的风车和发电机捆在上面，靠着风力，点亮了一盏小灯泡。这些都让我由衷地对父亲感到敬佩，也在我心里埋下了爱学习、爱钻研的种子。

后来，公社成立农机修配厂。父亲靠着熟练的技艺和钻研的劲头，进入厂里工作。父亲专业娴熟，领导对他认可，同事对他很尊重，但他并不满足，经常琢磨如何再学点新手艺。县里要给修配厂拨一台机床，厂领导担心没人会操作。父亲听说后，主动请缨。他整天泡在厂里研究机床，常常深夜才回家。有一天晚上，我被蝎子蜇了脚趾，疼得大叫。母亲跑到厂里找父亲，发现他还蹲在车间的地上琢磨机床的切刀。那天，他把我背到大队卫生点打了麻药后，又跑回去继续研究。

从小到大，父亲很少给我讲立身做人的道理，却以他对技术的钻研、对工作的投入、对乡邻的热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回顾我在部队的成长历程，父亲的学习劲头、探索精神以及乐于助人的品格，都为我树起了榜样。

我考上大学时，父亲已近50岁，却依然保持着钻研热情。每次放假回家，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晶体管、电路图、发动机。他还带我看他自己做的电机、改装的机床。每到这时，父亲脸上就会露出自豪的神情。

我到部队工作后，有一年春节回家，提出接父亲到城里住。父亲却说，人老了心不能老，不能什么都不干，还是在农村好。我既为父亲的固执感到无奈，又被父亲的执着所感动。后来，父亲又钻研起电脑。他从电子市场买来配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台式电脑，还申请了拨号上网。有一次，我回家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父亲很好奇，开机就是一顿操作。当时的笔记本电脑运行速度很慢，父亲说主要是程序太多，太乱，应当做些删减。趁我午睡时，他给笔记本重装了系统程序。醒来后，我一边埋怨他自作主张乱动我的东西，一边暗暗佩服他的智慧和专业。

部队建设对军人的科技素养要求越来越高。每当我面对新知识担心学不会、抱怨没时间学时，总想起父亲一辈子对科技的强烈兴趣和痴迷劲头，顿时不敢有懈怠之心。

父亲80岁那年，查出患了癌症。那段时间，我白天联系医院，晚上一个人关上灯在黑暗中默默落泪，常常想会不会是

说句心里话

大步向前走

■安飞凤

去年8月，我随部队赴高原执行训练任务。1个月，当我再次拿到手机时，看到微信里有许多条母亲发来的消息。

“囡囡，你爸爸生病了。”

“囡囡，你还好吗？怎么一直联系不上？”

隔着手机，我都能感受到母亲焦急的心情，赶忙拨通她的电话。我才知道父亲突发脑血管住院，已经出院在家休养了。

连队指导员得知情况后，赶忙向营里汇报。2个小时后，我就收到了通知：上级特许7天假，让我回家探望。

当时，我还是上等兵。我曾想象过回家探亲的场景：我会悄悄给爸爸妈妈和妹妹准备礼物；见他们时，我一定要穿上军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时，我要给他们讲自己在军营里的故事……然而，现实是一路充满了匆忙和担忧。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把回家的消息只告诉了妹妹。当我出现在家门口时，正在忙碌的母亲一时愣住了。

“妈，我回来晚了。”我的眼泪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母亲赶忙迎上来，伏在我肩上：“妈妈好想你。”我轻拍母亲的背，就像小时候她安慰我那样。

那天，父亲已经可以下床了。看到他有些发白的嘴唇和花白的头发，我忍不住扑到他怀里。他摸摸我的头说：“你看，爸爸不是好好的嘛，放心吧。”他把我的行李放到卧室里，便去厨房帮母亲做饭了。

看着父亲已无大碍，我才放心下来。熟悉的房间里，还是我入伍前的样子，时间好像从未流过。

后来的几天，我和母亲每天一起做

做一棵绿色的小草

■杨良勤

诊断错了，总盼着出现奇迹。父亲虽然积极地配合治疗，但更多时候整夜不睡，身心经受着煎熬。有一次，我请假去医院看他，刚走进病房，父亲就远远地向我伸出手。我打小从未与父亲握过手。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前，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这一幕，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治疗期间，父亲知道我工作任务繁重，多次撵我走，还说：“你又不是医生，待这儿也没啥用，快回部队吧。”我盼望的奇迹没有发生，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他弥留之际，我因工作任务特殊没能守在他身边。一天凌晨，妻子打来电话：“你回来吧。”我意识到，父亲已与我永诀。

前不久，我回老家参加父亲去世3周年祭奠。祭奠完父亲后，我走进因许久无人居住而略显破败的小院。门前的水泥地，裂开了道道缝隙，中间长出一棵不知名的小草。虽然很瘦很矮，却满透着青绿。我感叹它的顽强，便提来水壶一点一点地给它浇水。

几天后，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家乡，特意来到父亲的小院，不经意间看到那棵小草长高了不少，在晨风中轻轻摇曳。我蹲下来凝视良久，心情无比复杂。它诞生在水泥缝中，缺少少肥，即便夏天的骄阳没能让它枯萎，冬来临时也必须失去生机。纵然如此，它依然忘我地生长，给大地增添一抹绿色。

我想，父亲的一生就如这棵小草，对父亲最好的怀念就是做这样一棵小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能为大地贡献一抹绿色，不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吗？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作者系陆军某部二级上士）